

盜天星

王順東 著



海峽文藝出版

盜天



星

王順東 著

海峽文藝出版社

序

季 仲

新时期文学走过十余年路程，比起任何等量时间内的文学创作收获要大得多，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究其根由，文学与经济同步而采取对外开放政策，大概是重要原因之一。短短十余年间，几乎把外国文坛近百年所玩过的新花样都引进来了，什么新现实主义、超现实主义、魔幻现实主义，什么新感觉派、荒诞派、先锋派，什么诗化小说、心理小说、意识流小说，等等，等等。千奇百怪的主义、流派、手法人们都领略过，见识过，一批勇敢的探求者还认真地尝试过并且不乏名篇佳作，于是这十多年的小说界颇显热闹。然而，中华文化是一种生命力极强且相当稳定的文化。当外国人热衷于航天飞机、激光武器和高智能机器人的时候，中国的少林武术和传统气功仍大放异彩。写小说亦如此，尽管许多人标新立异、花样翻新，而固守原有阵地惯用老式招术者仍大有人在。我以为要对文学创作方法、流派分出优劣高下，常常见仁见智，各执一端，总难免带着某种偏见。如果说机枪、大炮、原子弹，比起关云长的青龙偃月刀和张翼德的丈八长矛具有更大的杀伤力，当然是毋庸置疑的真理；但是以为现代主义肯定优于现实主义，后现代主义又肯定优于现代主义，

那就有点荒谬及脱离实际。也许正是出于这种共识，当有许多人对西方创作新潮趋之若鹜时，也同样有更多人继续沿用老祖宗用过的手法。顺东同志的《盗天星》便是其中一例。

《盗天星》走的是一条传统写实的路子，其突出长处是作品内容有可靠而可信的现实依据。顺东系山东人氏，虽然未曾亲身经历过伟大的抗日战争，那块热土上发生的许多可歌可泣的故事，却在他少年时代常常从老辈口中听说过。他至今乡音难改，一开口就是那种绕舌柔软抑扬动听的山东口音。母亲的乳汁家乡的水，已经溶化为他的热血。他不仅挚爱着那片养育过他的土地，而且对鲁中的民情风俗、生活习惯以及群众语言颇为熟悉。读着他的小说，能感到浓郁的乡土气息迎面扑来。小说中有些生活场景与细节的描绘，譬如，关于鲁中村镇的婚礼民俗、关于陶瓷生产的知识和工艺乃至喝酒猜拳等等，都写得绘声绘色，颇有情趣。在这里，表现出作者对生活的细观默察，有心积累，是那些只想乞灵于凭空臆造的年轻人所不及的。

《盗天星》的另一长处，是像许多传统小说一样重视故事的编排与悬念设置。小说开端，便是日本人狄村妄想窃取博陶镇生产稀世珍宝“满天星”的工艺绝招。沿着这条主线，情节跌宕起伏，有张有弛，读来扣人心弦。看来，故事是小说要素之一的理论，尚未过时。小说是叙事文学，有事要叙，就必定有故事情节；故事的强化与淡化倒可悉听其便，但是如果完全没有故事，那么小说就不成其为小说。

三、四十年代那场严峻的民族冲突，不知有多少作家用各种文学形式表现过，而顺东的《盗天星》却独辟蹊径。他的故事中没有枪林弹雨，不见流血牺牲，而在平静叙述中所展开日本商人依仗武力而进行的文化掠夺与盗窃的行径，同

样激荡着对于异族侵略者强烈的义愤。略感可惜的是，作者对这个发生在抗日战争的故事，无论是典型环境和典型人物都还琢磨不够，如果能对这场武戏文做中的人物性格冲突写得更细一些，心理感情挖掘得更深一些，也许这部小说将会具有更强的艺术感染力与震撼力。

一百多年前，恩格斯在《致玛·哈克奈斯》的信中说过：“据我看来，现实主义的意思是，除细节的真实外，还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近些年来，有些作家评论家开始抨击这一原理，殊不知写小说要想写到这个水平，真是谈何容易！如若不信，不妨回顾一下，十余年来的短、中、长篇小说浩如烟海，真正达到《红楼梦》、《子夜》、《阿Q正传》那样“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的作品，又有几许？顺东的《盗天星》离严格的现实主义当然亦有距离。但我相信，顺东有深厚的生活基础和较强的艺术描绘能力，只要沿着自己追求的目标坚持不懈地走下去，他今后的创作将会有所突破，更上一层楼。

1991年 国庆节

“飞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

从我孩提时代离开故土，20多年了，故乡的热土，亲人们的面孔，无时无刻牵动得魂回梦萦，搅扰得我食寝不安。那种思恋，那种急切，那种渴望，那种心灵和感情的骚动，不曾离开故乡的人是不能体会到的。

这次，我将去香港洽谈生意，回故乡——博陶镇的夙愿总算可以实现。

临离开日本时，妈妈一再嘱咐我，回到故乡后不要忙昏了头，看花了眼。一定要抽空去看看姐姐和姐夫，看看过去的那些老邻居、老熟人。妈妈对于生活过的地方，打过交道的人，始终是怀有深深的感情和美好记忆的。她说，人的一生中，只要你真心诚意、始终如一地爱别人，你也就会得到更多人的爱……

姐姐和姐夫还住在镇子县前街的老宅子里。他们见到我，那个热烈场面，那股亲热激动劲儿，简直无法用语言来形容。他们摇着我的手，拍着我的肩膀，絮叨着说我变化太大了，比离开博陶镇那管长高了，长胖了。脸庞儿活脱脱就象从我舅舅脸模里倒出来的一样，说得我很不好意思。

我望着姐姐和姐夫亲切慈善的面容说：“你们的变化也很大呢，若是走在大街上，乍一碰面，我真不敢冒然认你

们。”

姐姐和姐夫爽朗一笑道：“我们最大的变化就是每人多了一脸的地瓜沟。”

这话既是实在的，也是开玩笑的。实际上，姐姐比我妈妈小不了几岁。当初爸爸去日本的时候，姐姐早已出嫁。她是我那个没见面的大妈留下来的孩子。姐姐脸上虽说布满了皱纹，皮肤仍然很细嫩，尖尖的匀称鼻梁，眼睛里闪着莹莹光泽，尤其是欲笑时露出的两个好看的酒窝，恰到好处地镶嵌在脸颊间，使人很容易就想象到她年轻时的风姿。

我从小就记得妈妈对我说过的话。当年，妈妈带着我和弟弟跟随爸爸来到博陶镇时，姐姐跟我妈妈一见面就很接眼儿，像久别的亲姐妹似的，感情极融洽。妈妈说，姐姐对她很尊重，一点也不欺生。当时我们刚从异国他乡回到老家，什么事情也不熟悉，尤其是妈妈困难更多。在家乡人们的眼里，她是位东洋女，做活办事都非常生疏。姐姐就手把手地教她，领着她走门串户地去熟悉街坊邻居。这给予对环境颇感陌生的妈妈以极大安慰和温暖。因此，妈妈对她非常感激，友情极深。

吃饭时，姐姐摆了一桌子丰盛的饭菜招待我。姐夫也特地地下厨房，为我做了一盘日本风味的鱼片、一碗寿司。边吃，他们边问我到镇上来看到了哪些变化。我说，变化实在太大了，以至我刚下车时在镇边上愣了好久，真不敢往镇里边走。

“是啊是啊，这与你舅舅当年来博陶镇那会，今昔难比了……”

姐夫闪烁着深情的目光，用一口流利的日语，慢慢地叙述起我舅舅来中国时遇到的人和事——

青岛。大港码头。

一个陌生人从这里上岸。

轮船是从日本长崎开往青岛的直达航班。在苍茫的海面上飘荡的日日夜夜里，陌生人想象着要去的那个神秘的国度。那里有数不清的宝贝，有许多许多他闻所未闻的东西。正象野坂町丝绸店的中国老板说过的那样：那里的陶瓷作坊、商店遍布大街小巷，有各式各样的绫罗绸缎，还有茶叶、生漆、香料，江南山清水秀；江北矿产资源丰富。每一个地方都能拿出几样当今世界叫绝的特产……

看来，那个中国老板讲得确是实情。从陌生人乘坐过的统舱里的仓壁上遗留着黑一道红一道黄的痕迹便可看出：黑色的痕迹，是煤块划上的；红色的是印染用的颜料染上的；黄色的，一定是硫磺留下的。不然，一直到下船，舱室内一直弥漫着一股呛人的硫磺味儿。更为奇特的是到了晚上，舱室里黑洞洞的，舱壁上总是亮着星星点点的光点。躺在铺位上看上去，象湖泊里游动的渔灯；象未燃尽的篝火的余烬；更象他怀里揣着的那块陶瓷残片显示在清水、黄水之中。陌生人想到这些，更加向往他要去的地方了。

可是，这艘开往中国的轮船，一二三等舱里坐得都是兵，一个个全副武装。从舷窗望进去，有的兵又哭又闹。只

见舱室门口都把守着手持指挥刀的官儿，不准士兵到舱室外面来与人们接触，形同囚禁。

上得岸来，士兵们排成两列长长的队伍，从港口的一个侧门走出去，一般乘客则从出口处倾泄而出。

展现在陌生人眼前的景象使他简直不敢相信——码头边一排排灰色的仓库，顶盖炸塌，四壁朝天。东倒西歪。堆货场上，碎纸、破布、绷带、乱草，被海风抛洒起来，满天飞舞。坑坑洼洼的路面上，积水和烂泥发出熏人的臭气。一群群绿头苍蝇，嗡嗡地乱扑乱飞。

候船的广场上游荡着红唇粉面，妖里妖气的妓女。有的口吐瓜子皮，有的甩着响指，向上下轮船的旅客媚笑弄姿，做出令人作呕的动作。不远处聚集着一簇簇逃难的人群，男女老幼，面黄饥瘦，形容枯槁。有的背个大包袱，有的挑一担破筐，有的肩扛鼓鼓囊囊的破麻包，一些身穿黑军服的警察象寻腥觅食的鬣狗一般，在杂色的人群里窜来窜去。

陌生人似乎不愿意对周围多看一眼，提起皮箱，匆匆地从难民中间穿过，一步也不停留，直奔广场前面的新疆路而去。

夜幕渐渐降临，新疆路两侧的商店和旅店门口都亮起了电灯。街面上的行人很少。陌生人边走边注意到家家宾馆旅社门口站立着的侍者：中国人开的旅社门前侍者，红顶帽盔大褂，见客点头哈腰；东洋人旅社门前的侍者，冠发和服，见客曲膝行礼；西洋人宾馆门前的侍者则红布包头，雪白制服，见客微微颌首，代客上前拉门。陌生人踱着步，权衡着，住哪一家好呢？看得出，中国人的旅店谈不上什么装饰，显得脏乱、寒伧，走进去的人却挺多，男男女女，老老少少；东洋人的旅店装修得花花绿绿，张灯结彩，显得富丽

堂皇，不时有零星顾客进出；西洋人的宾馆雕塑有华贵的女人裸体像以及许多块块条条的凸形花纹，看上去气派而且富有艺术感，但进出的顾客极少。眼下，论条件，住得舒适考究，东洋人和西洋人的旅店宾馆都比中国人的好。

陌生人心里却告诫着自己：且慢住好的。我是来这块国土上干什么的，来旅游？来观光瞧新鲜？不，都不是。我费尽心血来这里，是为……他下意识地摸了摸揣在怀里的陶瓷碎片，又一转念，心想，哪里人多，来路杂，哪里就有希望和可能寻到我日夜盼望的东西。

他拿定主意，毅然走进一家中国人开设的字号为“福来春”的旅店。

黑漆大门，四合院。影壁上倒写个斗大的“福”字。转过影壁，进入院内，堂屋正门两侧的红木柱的一幅对联醒目耀眼：“九夏炎飚，福来春社留客骑，三冬寒冽，漫天雪浪驻征帆。”东西厢房灯火辉煌，人影幢幢。堂屋则是隔成较干净的小间客室。很明显，两侧厢房是普通的大统铺，能睡下三四十个人，各色各样的旅客出出进进，煞是忙碌、吵杂。

陌生人心想，“这才是我要住的地方。”他信步走进了右厢房。由旅社侍役招呼着，在大统铺中间安排下一个位置。

此刻，旅客们在各自忙碌着：有的在用推车的绳襻抽打身上的浮土；有的把两头包铁的大扁担竖在墙角落里，从头上解下羊肚子白毛巾，去洗脸擦背；有的出门去捡来半块砖头，往墙上楔进一个钉子，把说唱鼓书的鼓板、弦子一类的东西挂起来。一位挑担串街张箩底的匠人很细心，他将在墙旮旯里的两个货郎箱子靠了靠，征得货郎的同意后，把他的箩筐擦了上去。看来，他不光是怕他的担子、箩筐碍脚，还怕哪一位不经心的愣大爷睡到半夜，莽莽撞撞起来撒尿，踢

坏了他那精细的马尾儿箩底。

待他们各自忙完了各自的事情，便三三两两地凑到一堆，交流生意行情，议论人生世态，海阔天空，五吹六擂……

陌生人细细地瞅着，心里想道：莫非他们原来就认识？听说话的口气、举动，都不太象。可是他们又显得无拘无束，彼此间很亲切。可能是常出远门的人惯有的豁达劲儿吧。走遍天涯路，四海皆兄弟。见面自来熟，熟人是一宝呀。

陌生人忽闪着精明的眼睛，看看时机已到，挤进了人堆，他小心翼翼地怀里掏出布包，将陶瓷片拿出来，说：

“劳驾诸位兄弟大哥，这种瓷料的杯盘碗碟，你们有谁见到过吗？这附近有没有卖的？”

众人的视线一下集中在陌生人手中的陶瓷片上。也许是因为他们眼路广、见识多的缘故，他们并没有惊奇的表示。一个粗壮的汉子顺手接过来，将瓷片上下翻看一下说：

“嘿，这黑不溜啾的碗渣儿，你买这个干啥？”

又有一个用毛巾揩着脸的人接过来看看说：

“这是黑釉咧，看来时间很久了。俗话说，久藏的东西难掏换。”

陌生人眨动着眼睛，凝神地看着说话的人。显然，这句话他没有听懂，又不便于冒然再问。不过从方才说话人的口气和神情判断，一时半刻想找到这种瓷料，困难不少。

这时，一个戴黑边眼镜、穿旧蓝布大褂的人凑过来，不慌不忙地把陶瓷片拿在手里，翻过来，复过去良久，才慢条斯理地说：“这块瓷片嘛，陶泥坯是一般的，彩釉嘛又是挺独特的。叫什么，什么茶叶末釉吧……不，不。我记起来了，叫

雨点釉。没错，雨点釉。”说到这里，语气更郑重起来：

“我知道这种瓷挺名贵的，我在鲁中的博陶镇听说过。”

“只是听说过，而没有亲眼看见过。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嘛！你在这里瞎说个啥。”有人反驳他。

“咳，别看咱没有亲眼看见过雨点釉瓷器，但这位客官的陶瓷片跟人家所说的相象呗！”说到此，他象变魔术耍戏法一般，把瓷片翻来复去给众人看，并招呼一个正欲出门端水的人说：

“哎，劳驾您打半盆清水回来，我让你们开开眼界。”

那端盆子的人大概也挺爱凑热闹，马上端来半脸盆清水放在地面上。

蓝大褂一本正经，故意制造出一种神秘气氛。他先向手中的瓷片吹了一口气，然后将瓷片平放进盆内，只见清沏的水下，瓷片上出现了密密麻麻的银星，闪闪烁烁，尤其是在瓷片背底漆黑色的映衬下，那银色的星点更显光亮。当端起盆子时，水纹波动，密密麻麻的银星也在晃动，神奇极了。蓝大褂自豪地望望众人，那神情好象在说：“怎么样，我说的没错吧。”他故意卖弄地问道：

“这种瓷片你们谁见过，啊？”

众人面面相觑，伸舌摇头。

“没见过是吧。这就叫：‘黑夜无云满天星。’我还听说这种瓷又叫天星瓷呢。”

“妙、妙，这瓷片和名字真相称。”众人禁不住赞叹起来。

蓝大褂看看陌生人，又看看观众，见他们一个个竖着耳朵望着自己，静候着再听下去。他的自尊心得到了极大的满足，不再向陌生人问什么，便神气活现地讲述起来——

“我方才没露底就是了，过去我也倒腾过陶瓷货的，所以对其中一些值钱的珍品略识一二。”他用手指顶顶鼻头，接着道：“称得上是珍品的东西不一定就好看，但好看的东西迟早会成为珍品。这种天星瓷，我知道，天底下只有我们中国鲁中的博陶镇出产过。博陶镇三件宝：陶瓷、琉璃和煤窑。你们知道吗，博陶镇还是我们民族制造陶瓷的发源地之一嘞。四五千年前就已经有了陶器的生产。当初我在博陶镇赶集时听讲过，早在宋朝时，博陶镇的窑工就能烧制出天星瓷，是独一无二的特产。可惜的是，烧制这种瓷的工艺失传了，这种瓷料的陶瓷器皿就很少见到了……”

陌生人望着蓝大褂滔滔不绝、得意洋洋的样儿，心里欢喜得象开了花！他进旅社盼望的正是要达到这种目的。他希望蓝大褂继续讲下去，越啰嗦越详细越好。他喜欢别人逗着他说下去，却也怕蓝大褂说着说着会突然问他瓷片是从哪儿弄来的，为什么偏要买这种瓷料的陶瓷器。于是，当蓝大褂说到一个段落时，他马上接住话茬恭维道：

“先生真是见多识广，学问精深，钦佩、钦佩。”继而一转话题问：“先生说到的博陶镇离这儿多远，坐火车怎么个走法呀？”

蓝大褂见陌生人对自己如此奉承，真象喝了一杯醇酒那般满足自得，连声说：

“不远不远，从这里坐上西去的火车，到张店下车，然后再换乘南去的火车，一个多小时就到了。”

“谢谢，谢谢先生。”陌生人既兴奋又感激。他心里想，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呀！原来，陌生人一上岸时还担心找不到瓷片的产地，那样就似无头苍蝇，到处乱撞，没有目标地到处打听人，弄得不好还会捅出意想

不到的漏子……现在，飘忽在心中的阴云一下子被蓝大褂的话语掀走了。这是多么幸运的事呀！就陌生人眼下的心境，要不是素不相识的众旅客在场，要不是顾虑过早显山露水会暴露自己的身份，他恨不能立即扑倒在地，给蓝大褂行个九十度的大礼，然后再……

“天下好人多，好人多呀……明天一早我就起身赶到博陶镇。明天一早……”他将脸盆中的瓷片收拾起来，小心地揣进怀里，心里打算着……

二

按蓝大褂告诉的行程路线，陌生人没费多少功夫就找到了鲁中的博陶镇。

他径直朝镇里走去。

一条七八米宽的街道，弯弯曲曲伸向镇的深处。街道两旁，密密麻麻排列着卖百货、烟酒、糖茶、文具的铺面。理发店的门口旋转着红白相间的滚轮；照相馆广告牌上贴着一个动作滑稽的人体剪影，招徕顾客。傍河岸的地方，耸立着一座青砖楼房，朝河的窗口吊下一面醒目的蓝色酒旗；上书“吉祥酒楼”。酒楼虽有五层，环顾周围，在一片低矮陶瓷作坊和窑炉烟囱之间，却似羊群中跳出个驴头。

街面上车来人往，煞是热闹。

陌生人匆匆走了一段路，拐进一条小胡同。这里的房舍与街面上显然不同了，既破旧又简陋，有的只剩下空屋壳，里边传来有节奏的拌合陶泥的噼啪声。陌生人没有停下脚步。看来，他牢记着“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警言，继续朝前走着。往右一转，前面豁然宽敞亮堂起来——一片开阔的土埠，自然形成一块不规则的椭圆形地盘。高处是一棵上了年岁的老槐树，盘根错节，枝丫伸展，绿叶密密层层，象是一把巨大的遮盖埠顶的大伞。树下摆有石桌石凳，供人歇憩。十几步远的地方是一座古旧庙殿，古色古香的庙殿前额

上写着：“白娘娘庙”，供台上香火缭绕，烟气袅袅。

突然，地盘尽头传来人喊牛叫声，只见一个身材粗壮，穿着破旧的黑脸汉子，高高地扬起皮鞭，赶着四头黄牛，拖着巨大的石滚在水槽中转圈。他边绕着圆圈边哼唱道：

吃了博陶镇的饭

围着天下转

走遍天下问一问

谁不爱俺博陶人

老实憨厚又爽快

待人真诚实在亲

手也勤、腿也勤

吃苦耐劳呢

还有那个老牛劲

嘿嘿嘿——

随着皮鞭的起落，他还不时吆喝道：“哟——哦——噢！黄犍、黄犍，嘿，看你个黑犍！”歌唱声和吆喝声带着粗犷朴实的韵味，带着原始悠远的回鸣，颇有吸引人的力量。

“这是在干什么呢？”陌生人好生奇怪，情不自禁地走上前去观看：原来，大石滚子由一根长长的粗木杆驱动，牛拉的牵绳分别拴在木杆上。石滚子是沿着一圈石砌的沟槽转动的。碾何东西要用四头牛的呢？陌生人按捺不住好奇心，急切地走到沟槽边，见沟槽里翻滚着混浊的泥浆水，还未来得及想一想是怎么回事，只听赶牛的人大声吆喝道：

“哎，你要找死吗！不怕牛脚把你踩扁了。快闪开！吁——”

陌生人从惊异中清醒，回过头见牛拉着石滚已经来到眼前。吓得张大了嘴巴，退也不是，进也不是，慌乱地不知如